

向男人开

香港黑道猛人写真系列

(香港) 歐陽文超 著

Kai Zhan



扭出動搞掂淫賊！
見謀殺闊佬玩完！
“四痞族”秘聞大披露！

四川文藝出版社

向男人开战

香港黑道猛人写真系列

(香港)

欧阳文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云网

香港黑道猛人寫真系列

向男人开战

(香港)欧阳文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发行 四川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11-1034-5/1·957

印数 1—30000 册

定价:4.80 元

内容简介

1992年春夏之交，世界性大都会香港凶杀案忽然频仍发生，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声名煊赫，蜚声华人圈的名流、富豪！

港署震惊，港人惶恐，舆论哗然！

赫然刊登在各大报上的命案消息令人瞠目结舌：

“夜总会大佬谭大龙赌马赢巨资乐极生悲丧身六沙田马场……”

“影视圈巨子费景达意外身亡。据灵通人士披露：死者七天前曾收到一纸威胁他必死的神秘字条……”

年轻警官欧阳峻临危受命，在他调查这宗疑案时，一伙自称“四垮族”的杀手公然在电视上发表“宣言”，声称他们“要向一切为非作歹的男人开战”，并发誓“要搞垮这类男人的名声、事业、家庭和身体……”

经深入调查，欧阳峻发现被害者个个均有鲜为人知的劣迹：有强暴过许多姑娘的大色狼，有把自己的太太折磨成植物人的变态狂，有把泰妹、大陆妹贩卖到日本、美国、中东的人贩子……

欧阳峻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他时而深入杀手的营地直接面对杀手，时而扮成嫖客诱使杀手上钩，使他困惑和狂怒的是在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的时候，他竟成了警方和黑帮都在追杀的对象！……

本书以爆炸性新闻为线索，构思奇崛，情节诡谲，一旦展卷，定难释手。作者以写真手法对纸醉金迷的富豪、“名流”们的糜烂生活和西方所谓的“法制”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目

录

- 第 1 章 夜总会阔佬被赛马“咬”死 (1)
- 第 2 章 影业巨子机毁人亡 (14)
- 第 3 章 香港警署陷于困境 (28)
- 第 4 章 “四垮族”发表电视“宣言” (45)
- 第 5 章 船王躲进医院避难 (58)
- 第 6 章 “白衣天使”也杀人 (75)
- 第 7 章 惨遭蹂躏的吧女 (91)
- 第 8 章 不堪回首的揪心往事 ... (108)
- 第 9 章 众富豪亡命异乡 (128)
- 第 10 章 “眼线”参与谋杀警探 (142)
- 第 11 章 深入虎穴会见女杀手 (155)
- 第 12 章 “卖春女”识破假嫖客 (169)
- 第 13 章 警局和黑帮追杀同一目标 ... (184)
- 第 14 章 告密者成了替死鬼 (193)
- 第 15 章 最后的残酷搏杀 (213)
- 第 16 章 令人沉思和遗憾的大结局 ... (233)

第一章 夜总会阔佬被赛马“咬”死

这是个礼拜六上午，成千上万的香港马迷照例聚集六沙田赛马场，一试运气。早在前几天，《明报》、《成报》等报和“丽的”、“卫视”等电视台就透露出一条最新消息，赫赫有名的英国纯种马“拜亚利杜克第十”近日将抵港岛，参加本周最火爆的“假日角逐”大赛。

“拜亚利杜克”的大名，香港的马迷几乎无人不知，它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以前。它原来是在英皇御林军中服役的一匹军马，身高五英尺以上，体格强健，极其善跑，在当时就是一匹享誉欧陆的良驹。“拜亚利杜克”配种至第五代，于1748年产下更为有名的良种马“希赖特”。此驹不但善跑，而且后来配种极其成功，为“拜亚利杜克”良马系统一代代传诸后世，立下了不朽功勋。新近运抵港岛的这匹“拜亚利杜克第十”，就正是“希赖特”的纯血缘的嫡系子孙，在英伦三岛的赛马场上战绩显赫，据说从未有过失败的记录。

这四名声煊赫的良驹的到来，促使礼拜六这天六沙田赛马场马迷爆满。很多人仅仅为了一睹名马的风姿，也踊跃购买了一场接一场的马票。精明的马迷们早算好帐：即使不能赢钱，花几十块港币饱饱眼福，也是非常划算的。因此“拜亚利杜克第十”的赔率尽管起价就高达一比十倍，也仍然直线上涨，上午八点为十五倍，九点钟时为二十，到了开门售票的那一刻，它的赔率一下子竟然涨到一比五十！

无数人全都看好这匹“英国贵族”，一个个全把大把的赌注押到了“拜亚利杜克第十”身上，其它将要同场出赛的马儿几乎无人问津。气得马主和骑手破口大骂：“鬼佬的马真就系靚？”

赛马将在十点开始。十三匹彪悍强健的赛马还没有出现，好像就已经败倒在那匹“拜亚利杜克”的蹄下，只有食尘的份儿了。但此间偏偏有一位财大气粗的人物，对这众人眼中的宠儿不屑一顾，仍然指名要把赌注投在那匹本港的赛马“罗刹利”身上。这位富翁就是港九有名的“血火夜总会”老板谭大龙。谭大龙身高力壮，一脸络腮胡子，样子就足足像一匹“种马”。年仅四十三、四就已经是娱乐界有名的大亨了。他从小就是个如痴如狂的赛马迷，而且据说他现在的万贯家产，就正是靠赌马票一点一点发达起来的。谭大龙赌马向来有个怪癖，那就是每个赛季只要认准了一匹自己所钟爱的马，就死赌这一匹，哪怕输得一塌糊涂，也在所不辞。圈内人都称谭老板颇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大将风度，其实只有深知内情者才知道，每个赛季结束，谭大龙从来就没有输过。其中的秘密，恐怕就只有他和马场老板才明白了。

香港的赛马场赛事繁多，赌马的方式千奇百怪，输、赢的计算办法又极为复杂，只图闹着玩的或者只想侥幸发笔小财的人往往懒得去动那个脑筋；即使知道其中有诈，你又能把保镖成群、吞红吃黑的夜总会老板怎么样呢？据知情者讲，谭大龙是澳门“乌龙帮”的首领人物呢！至于那些大笔投注者，都是些职业赌棍或者本身就是“黑道人物”，再不然就是富甲港九的“大亨”，一般是不会输钱的，因此跟谭大龙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赢钱我也能赢，对谭大龙“好马不吃回头草”也照样赢的秘密，自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与谭老板过不去的。当然，会要点小聪明而又想靠赌马发财、发家致富的人，往往在赛前就牢牢盯住谭大龙，他往哪匹马身上下注，他们也跟着往哪匹马身上下注，这样有时确实能够发笔小财。不过风险也很大，因为谭大龙总是先输后赢，输是大把大把地输，赢也是大把大把地赢，一般本钱小的马迷，都难以坚持到最后，结果前功尽弃，眼睁睁地看着谭老板发大财，而毫无办法。运气好的话，能够拣点儿残羹剩汤尝尝，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次在六沙田举行的火爆“假日角逐”大赛马，与平时可就不太一样了，谭大龙前呼后拥地来到赛马场，仍然对那匹大热门的英国良种马“拜亚利杜克第十”视而不见，只吩咐手下人买他“情有独钟”的那匹不起眼的黑色赛马“罗刹利”。

这个赛季里，谭大龙只钟情于他的“罗刹利”！

这“罗刹利”其实也是属于阿拉伯种系的良驹。它是一匹久经沙场的赛马，目前正值壮年时期，在以往的各赛季中战绩一直都不错，只是由于最近几个月来患了一场病，胜率就跌落下来。不过有消息报道说：“罗刹利”经过某位从美国专门请到

香港来的名医的精心调治，病情已大有好转，目前正处于恢复阶段。

然而对这样的马，人们还是不敢随便轻信的。历来跟着谭大龙屁股转圈子察颜观色看他脸色行事的马迷们都百思不解了。今天的赛事，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这个赛季里谭大龙一直在输，从来没赢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到了这最后的关头总是会突然放弃他的“宠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向另外的好马投下大笔赌注，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大捞一笔然后扬长而去……可是今天，他却像执迷不悟似的，依然将高达几十万元的巨额赌注下在了那匹黑色的“罗刹利”身上！

本赛季上这匹名叫“罗刹利”的黑马战绩一直不佳，最好的名次也是排在第五名上。眼下赛场门口那巨大的电子“投注指南”牌上不停变动的数字表明，“罗刹利”的最高赔率仅在五倍，在十四匹赛马中竟是倒数第二名！这意味着即使它跑了个第一，这匹马的投注者手中的马票也只能翻五番，比起那万众瞩目的“拜亚利杜克第十”一赢就翻五十番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而这匹马获得第一名的概率，大约也正是五十比一！

离开赛前十分钟，电子告示牌上又打出了“今次赛马排位配搭三次赛绩及伤病资料”的字样。在“罗刹利”的那一栏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

“……该马前曾染过病毒，神色愚呆，颓气尚存，出脚步短，无甚起色。”

这明白无误的告示实际上等于宣布了这匹马在即将开始的比赛中的必然命运。但是跟在谭大龙屁股后面的那群小马

迷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大亨仍然义无反顾地投下大笔赌注，然后昂首进了赛马场。

小马迷们本钱有限，无论如何也不敢跟着这个执迷不悟的“赛马疯子”把那几个可怜的本钱往大海里扔了，纷纷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不买“罗刹利”，还是买“拜亚利杜克第十”——一比五十呀！他们实在是不敢冒这个险！

就这样，那匹被电子告示牌几乎描绘成一匹废马的可怜的“罗刹利”，除了唯一的投注者谭大龙买了它的几十万的马票外，剩下的马票基本无人问津，一张也没能再卖出去。这种凄凉景象在香港各大赛马场都是少有的，无论对骑手还是对下注者来说，都太惨了也太悲哀了！

十点正，“假日角逐”跑马大赛在万头攒动和疯狂的呐喊声中开场了。一开闸，只见“拜亚利杜克第十”果然身手不凡，四蹄翻飞，颇像离弦的箭，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先是领先一个马头，接着很快就是两个、三个……不到几秒钟，这匹英国纯种马已经差不多遥遥在前，即使那匹港人向来看好的“威上加威”跑在第二位，也比“拜亚利杜克第十”落后整整一个半马身！至于那匹可怜的“罗刹利”，果然如“伤病资料”记载的那样，“颓气尚存，出脚步短”，踉踉跄跄地跑在最后面。那个小个子本港骑手林彼得，虽奋力扬鞭也无济于事，引来看台上一阵阵嘲笑和嘘声。

然而，看台正中豪华包厢内，唯一在“罗刹利”身上下赌的夜晚总会大老板谭大龙面无表情，沉着镇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太全神贯注于自己心爱的马儿了，以至于根本没有注

意到在他身后的另一个包厢内，一位神色端庄的年轻女人，不时将目光从赛场上收回来，注视着 he 的一举一动。

蹄声得得，如浪翻滚。十四匹健步如风的赛马转过了第二圈赛道，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

一直落在最后的那匹“罗刹利”突然之间像被人注射了强力兴奋剂似的，擦开四蹄发狂一般疾奔起来，顷刻间就好像一道黑色的闪电，超过了一匹又一匹赛马，迅猛地直逼跑在最前面的“拜亚利杜克第十”。

人们惊呆了。这时全场几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稳坐豪华包厢的夜总会老板，粗胖的黑皮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冷笑。

他身后的那位端庄女士，此时清秀的脸上，同样也露出了一丝冷冰冰的微笑……

跑到第三圈的时候，“罗刹利”竟然跟那匹不可一世的“英国鬼佬”马几乎并驾齐驱了！在它身上投下大小赌注的人差不多快要疯狂了，一起站起来齐声大喊，但却无济于事。跑到第四圈，“罗刹利”就超过了“拜亚利杜克第十”一个马头，紧接着又是第二、第三……直到半个马身、一个马身。那英国良种马拼命奋蹄急追，用尽了最大的力气，显示出最佳的竞技功底，那位不列颠骑手疯狂地挥舞马鞭雨点般地打在他的良驹屁股上，依然无法使胯下的坐骑追上前面那道黑色的闪电。眼看距离越拉越大，人们才纷纷醒悟过来，可是就在这时，林彼得早已挥鞭催马，一路领先越过了终点线……

第一场比赛结束了。“罗刹利”获得了第一。

赛场休息之时，马迷们议论纷纷，都觉得今天这事太蹊

晓。少部份人见机行事，立刻转买了“罗刹利”的马票，而大多数马迷仍把希望寄托在“拜亚利杜克第十”上，以为第一场比赛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

铃声响了，第二场比赛又开始了。

谁也没有有料到，第二场比赛，竟又是“罗刹利”领先，而且几乎整整领先了跑在第二位的“英国鬼佬”差不多半圈赛道！马迷们终于彻底失去了对“拜亚利杜克第十”的信心，一窝蜂似的拥到卖票处想换买“罗刹利”。一时间赛场内外乱作一团。然而已经太晚了，喇叭里传出马场经纪人冷冰冰的声音告诉大家，“罗刹利”剩的马票已经被一位先生买走了，至此，这匹赛前不为任何人看好的马的彩票，全部告罄……

赛场内上万名马迷中，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那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先生，正是谭大龙。

心神不定、怒气冲冲的马迷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投注的“拜亚利杜克第十”重振雄威上。但情况就像下坡路上滚雪球，这匹呼声极高的英国纯种良马的颓势不可阻挡地变成了败势。第三、第四场的比赛，都是在全场死一般的静寂中进行的。赛前被人嘲笑受尽冷落的劣马“罗刹利”，以无可争辩的极大优势，压倒了那不可一世的英国良驹，取得了这次“假日角逐”的冠军。

赢家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事先“神机妙算”的夜总会大亨谭大龙。他投下的巨额赌注几小时之间就给他带来了接近千万港元的意外之财！

赛事完毕后，还有一个例行的仪式，那就是优胜的马要和马主、骑师当众合影留念，于是谭大龙就洋洋得意地大步走到

赛场中间。先跟马主握手，然后与骑师拥抱，再接着就充满激情地走向黑色闪电“罗刹利”，亲亲热热地抱住马头，还把自己的胖脸贴在这匹依然大汗淋漓的高头大马的脖子上……

新闻记者们的电视摄像机和无数照像机纷纷对准了这个动人的场面。但是没有任何人会料到，就在这一刹那，黑马“罗刹利”突然发了狂似的，转过巨大的马头，照准谭大龙的脸就恶狠狠的咬了一口！

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见谭大龙脸上的得意微笑一下凝固了，接着迅速地变成深深的惊讶。他就像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被拔掉了电源的机器人，呆立在场中央一动不动了。只见他满脸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眼睛渐渐瞪得溜圆，好像体内充满了气体，挤压得他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球从眼眶里突出出来。

紧接着，这位暴富的大赢家便僵直地向后倒在地上。

全场马迷们都恐怖地瞪大了双眼。他们呆若木鸡地看到：这个刚才还神气十足的大赢家倒地以后就拼命挣扎。他的嘴巴张大得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却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他极痛苦地仰天躺在草地上扭动着粗壮的身躯，片刻后，再也不动弹了。

在场的电视摄像机完整无缺地记录下了这个极其可怕的场面。

一位警方高级人员在事发的当时正在现场，而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看台上猛跑到了死者身旁。她正是一直坐在谭大龙身后而且时刻注意他一举一动的那位仪态端庄、不苟言笑的年轻女士。她向迅速围上来如临大敌似的保安人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人们这才知道的她的芳名：

她叫孟菲碧。

她的证件上写着：香港警察厅第一局警官，警号 PC3801。
孟菲碧仅用一分钟便检查完毕僵硬地躺在地上的谭大龙。

“死了”。她冷冰冰地说。

“血火夜总会”大老板谭大龙惨死于马口的现场报道镜头，连续不断地在港九各大电视网反反复复地播送，那恐怖的场面，死者临终前绝望而极其痛苦的挣扎的特写画面，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不安。就连最迟钝的人看了这可怕的场面，也会意识到，这是一次谋杀，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

港府警察厅第二刑警局督察钱可仁把现场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脸色变得铁青，好半天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模范警员，几十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干刑事治安这一行，从一个水警的低微位置一步步登上了现在的职位，在港九警界历来有很好的口碑。钱可仁管辖着中环、沙湾几个大区的刑事侦破和社会治安，在他的辖区内发生如此触目惊心的恶性谋杀案，这还是第一次。

多年的经验告诉钱可仁，谋杀者选择众目睽睽之下的赛马场作案，而且当着很多新闻记者的电视摄像机和照像机镜头来把受害者干掉，显然想巧妙地利用传播媒介，把他们的这种暴行广为渲染，达到某种罪恶的目的。

这是在向一个法治社会示威！同时也是向港方警察当局进行明目张胆的挑衅！

尤其是如此恐怖的大案竟然发生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钱可仁感到简直不能容忍。他真不能断定作案者的动机到底是故意向警方显示他们的力量，还是仅仅为了向死者复仇。不过他很快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因为道理很简单；他所经手办理过很多黑帮集团的仇杀、或者个人之间的报复等等谋杀案子，无一不是在风高月黑夜动手，然后分尸藏匿、沉入大海或者干脆就地毁尸灭迹，总是给警方摆下一个个迷魂阵，根本就叫你找不到作案现场，不留任何痕迹，使警方往往长时间都破不了案。像这种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公众的面杀人，不仅在钱可仁的警察生涯中绝无仅有，而且他相信即使在世界别的国家和地区，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对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无法无天的暴行，钱可仁是决不可能会手软的。他决定亲自过问此案。

死者谭大龙的尸检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他被那匹突然发狂的黑色赛马“罗刹利”咬伤了右边脸颊，马的牙齿撕破了脸上的一层皮肤，划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这样的伤，当然是不会致命的。但是进一步检查就颇为骇人听闻了！马的牙齿被人磨得很尖，而且是中空的，就像一枚枚注射用的针头。致谭大龙于死地的一种剧毒药水，就正是从这些中空的马牙里灌注进他的皮肉里去的。

这就是说，那匹马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没什么再可怀疑的了：这是一次构思精巧、策划周密的谋杀案……

“那匹马呢？”钱可仁问欧阳峻。

欧阳峻是钱可仁手下最得力的年轻探员，年仅二十六七，却已经干了将近十年的刑事侦察工作了。昨天上午案发后，他

迅速赶到现场。在受害者谭大龙的尸体被蒙上塑料布抬走之后，欧阳峻立刻叫人把那匹可疑的黑马控制起来，关进了单独的马房，在门外派了警员严密把守，不让任何人接近。与此同时，欧阳峻还当场将“罗刹利”的主人汪某和骑手林彼得作为有重大嫌疑的人扣了起来……

“报告钱 sir，那匹肇事的马已经在昨天中午就死了。”欧阳峻简短地答道。

“死因？”钱可仁的提问同样也很简练。

“与谭大龙的死因相同，都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钱可仁面无表情地沉默了。这本来是想都可以想象到的了。那剧毒的药液从马牙里流出来，先杀死谭大龙，然后再杀死凶手黑马“罗刹利”，前后仅仅只间隔了不到十分钟，可谓“杀马灭口”……谋杀者真是策划得周密到家了！

至于两个涉嫌者，马主汪某和骑手林彼得，根据欧阳峻录下的口供和初步的调查分析，他们作案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在昨天晚上就交保获释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们如果要杀害谭大龙的话，完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或者干脆出一笔钱雇佣职业杀手。再蠢的人，也不会用自己的马去干掉靠这匹马刚刚赢了一大笔钱的“仇人”的。

进一步的调查情况很现成，是由当时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这位年轻女警官孟菲碧小姐提供的。原来，她一直在跟踪调查谭大龙！

孟菲碧是港府警察厅第一局的高级警官。这一个局，是专门对付地下黑社会组织的。谭大龙本来就是个大红吃黑、劣迹斑斑的不法分子，可是他很狡猾，当局一直难以搞到他犯罪的

确凿证据，因此长期不能将他绳之以法。孟菲碧去年刚从美国受训回港，局长就将调查谭某案情的重任交给了她。孟小姐果然身手不凡，接案后仅仅几个月内，就摸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查出了谭大龙在赌马、操纵股市、走私黄金等方面的大量劣迹。尤其是在赌马票发不义之财上，姓谭的搞了许多无法无天的犯罪勾当，因此孟菲碧在六沙田“假日角逐”的跑马大赛上一一直牢牢盯住了他……

唯一让钱可仁略感不快的是，在他接手这桩“跑马场谋杀案”的全部案卷之前，有关谭大龙生前的种种劣迹，不知是谁竟几乎兜底地一古脑儿透露给了新闻界！这几天，各大报纸和杂志，正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个夜总会老板很多见不得人的“黑幕”，而公众舆论也因此由对这位“受害者”的同情渐渐转向沉默……

新闻记者们是无孔不入的，只要他们感兴趣，什么样的“机密”也都不成其为“机密”了。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对警官钱可仁来说，也倒无关宏旨，他目前最关心的只是案件本身。

马的尸检报告也很快出来了。解剖情况表明，黑马“罗刹利”不仅牙齿被人换了，而且在赛前两星期左右就被注射了一种兴奋剂。这是一种极为先进的“定时药物”，是德国不法分子的“杰作”，本来是用于体育运动场上作弊的。它可以非常精确地将药性发作时间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就像上闹钟发条似的，甚至能够精确到某天某时某一刻。除此之外的任何时间内，被注射的人或动物一切都很正常，就连目前最先进的药物检测手段，都无法检查出来……

钱可仁皱着眉头沉思起来。